



05859

蔡伯集卷之七十



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上王老師

頃奉嚴旨及老師溫諭君命臨之則臣子不敢違師命臨之則弟子不敢違不敢即安而聽命于途再布其情惟師垂察尊教責某以斷輪之用操刀之割某虽土石亦知盛心壽昔教訓如場師秭材惟恐不長今日春知如工師求木惟恐不用豈忍自棄清時自孤恩違第愚父子圖歸計久矣家君以踰艾之年正服官之日遽自乞罷非有他故但以不堪父子久離欲圖聚首耳家君為不肖而歸不肖豈忍棄家君而出凡宦遊者誰不辭親而出然使身無疾病心無感惻則親自當教忠子自當移孝而不肖乃以桂華不實貽椿萱憂相憐相愛更倍常時一聞別離便如割裂某亦人也獨何以為心天下事可望則不當

急絕望則不必急今於百分難得之中猶有一分可望若復耽非分之榮進工無用之文詞自敝精神自折福力數載之後更無可圖不肖即已矣如父母之望何古人垂老而始衰不肖未衰而得白時一對鏡惕然自驚惟有日侍親側自視如嬰兒稚子差以自安耳不肖形體似無病而氣血實虛中夜初寤手足頑麻右足橫筋拘攣掣痛常恐臃腫之材便成廢疾之漸既不敢告之父母又不能達之至尊老師如不見諒則誰復告語者語云肌體忌太豐仕宦忌太速此兩言若預為不肖而設原某初意只為速行必驟早發先衰欲稍休閒以自韜斂無圖山中靜攝省思慮專精神以冀生育耳其在今日視之則功名兩身以外事子女為身以後事惟有與父母別萬分不能為懷心多感惻身有疾病親為子憂子為親憂百方萬計無可解釋若使不肖歸休而有所出即無所出而或兄弟有子

父母有孫以少寬不孝之罪則亦可以辭親而仕矣乞休請告原自不同詞臣予告多者三四年少者一二年原非自棄堯舜之朝永後麋鹿之壑今但望老師救目下父子分離之苦不敢拘時之久近也天下事惟人情事理而已如門生之言非情非理則老師麾之斥之如近情理願老師哀而許之情迫心亂不知所云

王老師

宗伯集

卷五

三

恭諗老師新奉俞旨暫輟繁機門生聞之且喜且懼老師出綠明主歸綠老親忠孝大節出處大義皎然粹然無可私議而宸衷隱軫詔文溫切不圖今日復出古君臣相與之際此不肖所以為老師喜者也天下多事元僚去國如泥塗失車輔渡河亡維楫天子深居孤立而無腹心之臣上益隔而難親議益紛而難持外侮益滋而難戢天下新事奇事危事敗事益多而難量憂天恤緯安得無懼竊

從史局觀老師數年來謀議于上前者不減  
陸宣公李鄴侯然在近代則為殊絕而在老  
師分量猶是太虛片雲滄海一勺願朝廷始  
終不忘正人正人始終不忘朝廷則天下事  
尚可為耳往歲門生得請老師召而飲食之  
別時云我且歸矣過東省當一語相聞今念  
之依依如昨日事忽已隔歲經年未知何日  
再承音旨悠悠世路寧可預期敝郡僻在海  
上又新予告歸不敢扶病謁老師于數百里  
之外謹端下价代門生一望顏色道路悠遠  
炎氛甚惡惟老師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  
自持

上王老師

頃曉使南行念當老師哀苦時門生私情不  
敢以告今事稍閒乃敢畧言之門生自去秋  
奉手教以此來竊自量度以疑而來以疑而  
隱皆未是重以再假之後而復有請非事使  
之禮故先欲自處於無非之地而後徐圖其

私及近畿而病又留滯許時乃始入凡門生  
所處極難耳入朝後人情稍稍自安佐部之  
缺有留都二亞卿在門生言於諸老至再四  
諸老亦見許可為之遲回兩月而忽復推不  
肖命既下不敢辭又不敢即言去去意又不  
能自己俟改歲乃敢言耳再入長安杜門自  
守幾於耳無聞目無見因欲遂成之天下事  
欲以不聞不見處之不如真無聞見耳承乎  
教數百言皆是真情實理得天下至言敢不  
亟拜不佞才未及中人年未及強仕乘時缺  
乏忝竊崇階講嵬未一進講修史未成一字  
日食大官歲時受賜予揚揚入部署此志士  
之所恥也世所謂榮不佞所為甚懼甚愧而  
入都方新不敢遽有所請即幸再得請而受  
恩已深用物已私徒取一大銜而去國家何  
賴於此去就語默皆負國以此為恨耳至於  
毀譽欣厭久已忘言有心避患不如無心任  
運隨日可度隨地可止事涉聲利無論意之

是非但有意即不是矣去短取長無一人不勝已者推甘就苦無一事不益已者方當借以練心練事非但日去日忘而已使旋草勒奉謝雅言何時面承臨書悵惘

謝王老師

不孝逢天之感無所控籲而告哀於我師師延見使人垂涕洟問病狀既不忍逆拒其請又介書束帛而奠之雖尼父荷杖問弟子脫懸贈館人亦何以加不孝酌靈几致師命已

宗伯集

卷三

六

乃發函讀所為文三薰三復自疑自驚如景星在天神符出洛又如瓊芝丹液肉白骨起死人而傳以生色也逝者而有知寧敢冀易水郊勞半面之歡遽成片石千秋之託乎我師體絕羣僚道光千載有李鄴侯輔三朝之忠悃而加以華國之文有韓昌黎起八代之文章而加以格天之業古之附青雲施後世或以其人或以其文未有如先君今日之兩兼者孤不孝之罪上通于天賴 主上之恩

生而及其永訣天齋老師之筆笈而使之如  
王信君師之在三並覆載而為一者也草  
土之孤伏守丘墓不敢遠涉江河躬陳謝款  
謹端下力代叩崇嚴斬焉素冠渺然絳帳南  
雲在望涕盡毫楮

寄王老師

不孝聞先君病上章得請以五晝夜至于舍  
更三日而先君見背傷哉不孝罪大惡極罹  
此酷禍天不可問親不可起痛不可忍身不

宗伯集

卷七

七

可隕徒有淚成血髮成絲耳頰主上恩德  
生而予誥沒而予卹哀榮之典賁於九原而  
不孝所以自致於親者毫無有也獨計得名  
世之文使生平政行聞於人間傳之來者即  
先君沒不朽矣謹南向稽顙以請於函文惟  
老師憐而許之先君官蹟半在塞垣自負其  
才足以當一面而中扼於權倖晚惕於盈滿  
未得盡究其用而自老於田間居常謂人使  
吾居官守法蹈常習故無以逾人若當倥傯



之會事變狎至卒然而起卒然應之颺發雷  
邁不失肯竅似嘗有一日之長既解組以歸  
不復問世事亦不問家人生產時與故舊以  
棋局佐酒耳不孝歸而省先君於榻前不火  
食已數日尚與友朋調笑如平時既革而以  
少弟屬不孝教之遺令數言神理不亂忽而  
長瞑嗚呼傷哉先君所准之地皆有惠政處  
鄉黨無間言未老而掛冠垂沒而易簣出處  
死生之際似亦有足紀者伏塊草行畧且書  
悼心摧骨悲哀懇請之至

荅山陰相公

黃扉三疏照映千古夫睹事不可而諫三諫  
不入而去使朝廷知有不愛爵祿之臣天下  
後世知朝廷有守禮義明進退之臣此其為  
身輕於一羽而為國重於九鼎不知者乃更

以為激近世以來務為先意承志結納左右  
遇事不匡正不得已一言以塞責其自解則  
曰不得不然而天下習見亦為當然一旦有  
獻替匡維之事人主大不能堪而天下亦遂  
以為大異夫裂麻焚詔何人哉今時不見古  
人事已久矣欲受人主不得不事左右事  
左右不得不嘗賄賂而說者且為之解曰枉  
尺直尋嗟乎尺則枉矣或直尋或直尺或直  
寸或無所直所直不可知而所枉則真枉矣  
天下之患常在重去官而輕去國重去官使  
人主之心厭必將曰吾以此位與此祿誰能  
去之輕去國使人主之心離必將曰吾以此  
位與此祿豈無他人而以此要我也此兩者  
誠不能無過不及之病而要之今人之所謂  
過古人之所謂常庸人之所謂過聖賢之所  
謂常合則留不合則去進以禮退以義人臣  
故當以王陵為正耳今上下隔絕中外困窮  
降胡小卒據土地僭名字戍守從征之士亦

時時呼譟而挾賜予譬之絲然一絲不得其  
緒則亂一絲亂則衆絲從之亂及則遂不可  
解唐之季世是已事勢至此而羣臣尚不得  
一皇上之清光不務擇將但務多將不務必  
勝但務必進舉棋不定當局全迷棟橈壞崩  
僑將壓馬閣下雖高謝人寰而係心宗國諸  
公如有咨籌策者當不廢新令尹之告耳手  
教知己抵舍途次安穩僕夫無恙不勝欣慰  
士大夫所同願者惟朝廷無棄正人正人早  
還朝廷則天下事尚可冀也率爾占對不盡  
欲吐

宗伯集

卷三

十

寄山陰王相公

自去歲接尊翰不遑訊者一年矣閣下獻替  
精忠出處大節百年無與儷即如近日元  
子出閣遠近騰歡人但知數年苦諫不能得  
今乃以調停得之不知激發上心潜消異  
志今日得庸其調停者正是疇昔苦諫力也  
大典既定則議論亦可小休而是非互持紛

紛不了前既以羣言策免元宰今又復羣然而起則用舍之柄不在朝廷而在衆論此其勢必不能得而在上者不務厭服天下心但欲杜塞其口其勢又必不能止上下相爭相激殆將成黨錮之禍而國家受其弊天下事平心公道便自可了而兩端互執相待成搖用題目作文章因文章生題目譬如稱物莫肯平衡此昂一分則彼增其二彼昂其二此增其三畢竟不平何時可已且上有政權下

宗伯集

卷十

七

有公論不務純意國事常假借而用之用之即有意有意即失平用政權則政權壞用公論則公論壞上與下兩疲而中貴人操其兩衡異口小臣欲求內閣持一政不可得大臣欲求士夫建一言不可得則今日之所厭恐更為異日之所思耳家君致政不肖歸省日侍父母飲食為笑樂自離都下未有一文一詩獨又客初歸尚苦酬應轉假之疏既發便當一切謝絕蠲思慮專精神或可少蘇疲繭

粗延嗣息業已決策冥鴻之舉不敢復涉鬪  
蟻之途矣閣下近況何似仍有意海上之游  
乎山中無事曾著書否本朝典故甚缺畧  
所傳又不足憑閣下立朝三十年撮其大要  
勒成一書亦佳事也遠在千里會合難期裁  
書敎心臨風棲閣其餘書之於大畧

寄山陰王相公

蓋自古君子其為身與為天下無甚異也以  
身為天下故其持世甚真盡歛其為天下者

伯集

卷七

七

而身故其葆身甚固譬之十尋之木干霄蔽  
雲陰映數畝及其寒陰凝節必盡歛其液脉  
以自完而未歲華滋乃更於是乎始則閣下  
今日是已詩三百篇其稱壽之什大畧賢而  
在君侯公卿之位非但要劇之地禱頌所集  
彼其所壽者大也其君燕樂其臣而勸其壽  
考其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其國人祝其  
君壽而願有老成以施及於國其詩曰三壽  
作朋如岡如陵夫一國是禱豈惟一人至於

後世上下不相信世局日以變進不得關其  
忠退又不能嘿又不安言又不敢乃始仰屋  
竊嘆羨在野之閒逸一時所稱高賢大良避  
矜繳而遠引彼其精神力量足以擔荷天下  
一旦盡歛以自完其壽固宜異於常人然終  
不如南山閼宮之什所壽者大也夫洛社諸  
君子豈非千古盛事而識者憂之曰此皆仁  
宗所養之君子至是皆老矣不佞於閣下之  
壽也始而三祝繼而三嘆蓋亦有感於林行  
僚班見之後而以周雅魯頌為獻

寄山陰王相公

自閣下歸後世事凡幾更矣大抵持正易激  
持祿易隨以激繼激益慷慨論列前與後相  
逆而禍益烈如東漢以杜喬繼李固以陳蕃  
繼黃瓊是已以隨繼激惟人主所欲為噤不  
敢出一語人主以為忠順無忤遂謂人臣禮

合如此而恨前之激者益深如以孔光繼王  
嘉以胡廣繼杜喬是已自三年以來士大夫  
遇事輒言甚或求多於事之外及雷霆一摧  
折而向之激昂者一變為緘默再變為巽懦  
緘默巽懦不過不言而已勢又將變而言言  
則順人主意向承權貴風旨宇宙之大無所  
不有矣即如部署執持亦有太過不近人情  
者執持而見絀亦將變而詭隨無復有為國  
家守法者大畧其言其執皆謂可以得名名  
可以得官及見摧折不已漸成禁錮名不可  
以得官則名亦非所恤不但緘口結舌之風  
成抑且塗面裸形之事出矣往時小臣喜攻  
大臣大臣急於自保故大臣惟患小臣之有  
言小臣惟恨大臣之有權今言與權兩去大  
臣與小臣兩絀舉盤厄而奉之中人誰實為  
之主上聰明神聖誰敢奸法然上太威嚴  
下太隔絕有獨斷無兼聽五官之計寧能日  
聽悉覽左右乃更陰陽上下而操其從更激

發之術則今日之獨斷恐更成後日之旁落耳夫破的者矢發矢者弦發弦者決決者指弦雖有待而發然矢實出於弦今羣然一詞盡歸之決與指更不關弦矢事官儼然坐堂皇而謂發蹤由吏則官豈有不怒者夫惟怒可以不案事之虛實不論情之輕重使人主自與言者為敵而已之事可以不問不辯故奸人嘗欲激人主之怒而言者適中其所深忌此受攻者所以愈急而愈親攻之者彌衆而彌相踴藉者也往歲閣部相持大臣言官相爭一切斥逐禁錮之事濬其流而揚其波今日言官部司幾空署矣豈遂無槩其中而僅一疏一揭以塞觀聽是衆之所非扶衆之所摧衆之所摧政地不能茫也勢不能無借援于內內又借策于外中外之黨合結納之形成將來更進用事事不關決于相雖欲開一言可得乎夫天下未嘗無異事也患在以異為常當其異也且疑且駭及其習以為



常視為固然而後因循漸漬以至于亂往時  
中旨用陪推者以為異今以為常往時一缺  
遲月餘不補以為異今空其官逾年以為常  
往時逐一言官羣起而爭今連翩去國數十  
人以為常往時言官因論人而去所論者輒  
踏不寧上疏力救今以危詞激上怒遂十  
餘人而恬然安之以為常往時朝政有缺失  
皆責備輔臣以為不言言矣又以為不力今  
相習為依阿澁忍容容自保以為常以前可

驚可愕今皆以為常事無足異而又有異者  
繼之竊恐後日又以今日為不奇而出於今  
日之外則愚未敢料事之所竟也上下隔矣  
政本輕矣言路塞矣法宮中之獨有左右左  
右亦人人自危毛髮漸灑重足而立至尊  
孤立於上而大臣未有焦勞為國家忠計者  
近獨見一疏耳朝廷置公卿輔弼而直言乃  
出一中人殆魯連所謂三晉大臣不如鄒魯  
之僕妾也要之數年以來前持正而稍激今

持祿而稍隨今昔相提而論則後彌見其願  
而前彌見其忤此所以久安而閣下一去至  
今未復也自入都來常懷歸計於時事不復  
措意遂成三緘聊為閣下一吐所見聞亦以  
當一夕坐談耳

報王山陰相公

自去冬承手教倉皇裁報意俟後訊詳鄙懷  
訝至後訊又復冗迫如前日東省討吏之典  
齊完南官校閱之命已下相繼戒嚴併無訊

卷中集

卷中

十七

矣自夙昔奉令承教相期以同心報國家每  
念先人死生存歿之時未嘗不流涕不意入  
朝以來遂成繞指一事無所匡正妄意既不  
能格君心匡朝政若隨事盡職竭其不肯之  
力雖無大補益聊盡此心耳不意尺寸未效  
而賤體已自病困若此計吏初竣肌體減十  
之四矣場中校閱強自扶將出闈又當進錄  
藥餌筆劄羅列左右沈約之病已深江淹之  
才已盡無可奈何取各房所擬及士卷襍就

之而心氣冲冲尚不能支也杜子有言容子  
鬪身強身已劣弱如此世事復何說乎已矣  
行為歸計矣不得歸亦當別圖吏隱之所或  
可尚冀休復耳比已邀崔蘭谿入都與同臥  
起旦夕診視調理似有起色以老伯之茫不  
至墮越粗延視息歸臥雲山守先人塚墓此  
生足矣比來部事齟齬差少而朝事益不可  
問新法害百姓極矣非晉中司馬公不可救  
也天下之病襍瘳入條款則深條款見襍瘳  
則亟今所謂條款者兩端國本虛而未定民  
方困而難蘇已自無可着手而主心之猜  
疑中錯之操縱人情之險惡綱紀之陵夷又  
復種種不一此所謂條款而見襍瘳者也臣  
子不肯以良藥進君父又不肯用醫醫之已  
效者乃主人所拒而不欲其入者也天下寧  
復有瘳乎目生病冗久缺茵鼎之間即程錄  
至今日乃始呈覽稽緩之罪無可解者惟老  
伯矜此勞人不深督罪耳

寄山陰王相公

不孝罪通于天以禍先考老伯惠使使者吊  
之摘誅詞而酌之賁幽鬼以如生泣遺孤而  
欲絕道路阻修無能一叩階墀西望三雲涕  
淚如兩頃託盛使以先君像贊仰干鴻筆語  
曰人貌榮名先君已矣誰貌先君而似者計  
老伯不忍拒也使者行後不肖即感胃肝二  
經之疾神理恍惚如不自持飲食減少者四  
十日至孺子夭折而賤體始有起色豈非命

宗伯集

卷五

九

途險惡非此不足以自代耶不孝薄德薄命  
路人亦為傷之而不孝反自寬自解知其不  
可奈何而安之耳一切世事無復措意但布  
衣蔬食守先人墳墓斃菽飲水以奉老母即  
一丘一壑足寄此生而警譯日傳海氛甚惡  
鯨鯢扇浪燕雀偷安徒有憂天未能避地今  
之議者徒恃登萊之水兵夫以二千七百里  
之海岸而以七千兵守之三人一里可恃為  
長城否敝郡東控大海西阻羣山三面皆險

而獨正北一面與中原爭衡天下有三大勢  
自西來則先得穀函者重自北來則先得山  
後州郡者重自東來則先扼敵郡諸山者重  
彼如有間諜有知畧則此地為異日所必爭  
而我今日所必備者也敵郡與登萊猶臨鞏  
之視甘肅夫虜豈必經甘肅始犯臨鞏哉後  
日照樂安渡海登岸兩日至城下矣而晏然  
亡戰守之備居是邦者安能無凜凜也老伯  
近日情緒何如往於緘書中多有鬱鬱之懷

宗伯集

卷五

五

老伯自是完人完福如此身名如此兒女宇  
宙內更有幾人即有小不如意事亦當置之  
度外間於憂虞則有疾疢姑謀樂乎無為自  
苦

而承報山陰王相公

山陰王相公

不孝自遭喪以來百憂一心萬事一身痛裂  
之餘神理罔罔乍飛乍返右股作楚一尺之  
階亦難登陟常恐溢先朝露古人乃比於不  
孝強而自抑以求苟活至五月間乃自知如

為人矣。苦塊中無他獨經理兆域諸事而淫  
雨為祟百堵皆傾荒原野草不孝孤何以自  
忍。奉先君遺命課家弟讀書家弟才質可進  
但不能使用志不分如乘騏驎而左右望一  
進千里一退千里適燕適越未有定詣也。諸  
事皆可置之獨此日夕縈心曲耳。比者三殿  
火災遠聞尚為病悸不審 聖躬何以堪此  
震驚憂中都不敢問長安事然受恩深厚豈  
能自恣天心仁愛真若呼吸可通似聞諸政  
稍易絃轍廷中條奏頗盡事宜而根本未之  
及也。夫使安石尚在東山司馬老於洛下何  
以俯弘時務仰對皇天山榛隰苓獨於西方  
奇慨耳。先君像贊仰藉鴻裁望閣下手書數  
言子子孫孫瞻拜于下如見先君如侍父執  
也。初擬遣小价同往而使者苦辭已復念之  
秋間申候或可又作一次相聞故暫已而以  
書授使者雖遵未命然非禮也不勝惶恐悚  
息謹西向稽顙以謝

荅山陰王相公

伏承手教具悉愛君憂國之盛心疏草敘時事艱難明進退分義令人奮然以興肅然以恐知必啓九重之聽不煩再三之瀆矣至謂此疏一上大無復留之理必欲繼以三四則鄙心竊有疑焉蓋願為忠臣人主所不樂受獨為君子同列所不能安且古人獻納必先盡所欲言諫而不入然後以去就決之今先乞身而後極諫失先後着矣譬如友朋語之

宗伯集

卷十

五

曰某事不善與子相愛不忍不以告也此雖未必聽而必不怨即然而異日復思其言今語之曰吾與子絕矣子某事某事不善也其人必拂然怒怒而異日不思故言一也言之異而人心變矣朋友且然況於君臣之際凡人臣進諫則當養其力欲其君聽納則當養其知語曰勿撻人心人心不可撻也而人主之心為甚今日之事極知忠愛然自主上視之未必不謂以言語翹君之過以去就要君

之從先操疑心復厭苦口以此求聽不亦難乎凡諫必先思所以入思其終也思其復也諫而不入亦當思所以繼之必欲以此去國竊恐于事未必濟而國體且大傷矣聞荆師亦有疏人已先言而我乃後發反似和其口吻在士論則指先發者以為高在主心則疑後入者以為瀆竊謂今日之事會可便止不盡之悃俟異日自開端言之可耳大臣進諫要在以樸質之詞將真懇之意理到心到正

不須文若度不能得之於上等語似不必用孟將進言于君父而即逆度其不受義之所不敢出也承下問不敢不以實對



宗伯集卷之七十一

北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賀陳玉壘相公

榮膺 帝簡晉位台司仰惟樞斗之階即是  
箕裘之緒是父是子 本朝所無即前代世  
臣多由族望老伯用宏才碩德致位機衡韋  
平王謝未足擬也然而不肖不敢以為賀不  
肖所為賀者乃在上格 主心外弭邊釁而

宗伯集

卷之七十一

一

中消士大夫異同之端非閣下不可夫 上  
深居簡出久矣無論六卿庶職即細旃廣厦  
何曾一望清塵數年之前朝夕納誨虛已以  
聽者惟閣下在耳由舊學則眷遇易深憑舊  
知則籌策易信奉交巷遇意者在茲此不肖  
所為賀者一也倭虜之釁似已漸開鋒未交  
于原野之間議已戰于堂皇之上比年侍左  
右促席抵掌無所不談雖復千里之外了如  
借籌聚米竊計明能見事斷能持之無以易

閣下雖使海氛揚波胡風吹塵而大賢在事  
自當折之樽俎制之縟縠此不肖所為賀者  
二也近日士夫異同已分是非互執驅天下  
之才不為國家修改立事之用而盡用之是  
非同異未諭所謂跡若因公情實難測其照  
物情朗如懸鑑矣今日要務莫若黜消兩岐  
之釁鼓舞天下人才宣力于國程能于官而  
欲消兩岐之釁則必身在兩岐之外閣下自  
來于是非曲直一無所染如人坐堂上在曲  
直外而可以曲曲直直併可以化曲為直平  
康正直之世行將見之此不肖所為賀者三  
也由前言之則前人所無而閣下所有也由  
後言之則今人所難而閣下所易也然不肖  
所為賀者在此不在彼聞命以來不勝彈冠  
之慶獨以僻處海隅無由從百僚班見之後  
又以身在予告不敢遣力入都謹因房公齋  
捧之便一布私款遙瞻台曜第有神驅

上沈蛟門相公

不肖行能無所比數託在世講過辱栽培當  
不肖之請急也先君垂歿猶及見子不肖遠  
歸猶及見父生而親受制詞歿而特領祭葬  
皇上所以優禮儒臣施及其父者已無復可  
加而閣下篤念年誼以施及其子者亦已無  
所不至不肖即捐糜此身寧足言報稱哉日  
月不居忽屆祥禫驚寃未定朝命已臨祇奉  
王言寧遑俟駕第不肖自離閔以采痰濕為  
崇股臂擁腫不能屈伸歲餘稍愈則又感脾  
泄之瘳元氣益虛此身遂為病窟且家母春  
秋漸高戀戀少弟一日不見倚閭而望又安  
肯御板輿走長安道也君親並重家國兩  
難顧朝宁之上俊乂如林比肩事主展采錯  
事故當不乏而老母晨昏百年之養惟有二  
子不肖今日明發二人之懷惟有一人病子  
離母病且益病老母離子不病亦病是於國  
家無補萬分一而徒自缺將母之奉自外孝  
治之朝恐亦大君子所不取也惟閣下垂憐

早賜票允俾得以多病之軀守先人墳墓奉  
老母餘歡不肖生當殞首死當結草臨啓不  
勝感激仰望之至

寄沈龍江宗伯

不佞嘗謂是非毀譽不足以輕重人而可以  
觀人凡非毀之來天下疑信者正半若使非  
者自非毀者自毀而天下真是真譽不損毫  
髮則自樹者厚而人品足以觀矣閣下以素  
絲之操抱朱紘之直海內端士皆以為歸往

宗伯集

卷之七

四

歲之事中傷閣下者其跡甚似其術甚工然  
天下信閣下不信毀閣下者譬之鏡然磨則  
益瑩即閣下之自樹者足以觀矣邯鄲道中  
秉燭對語真如黃梁夢覺萬境皆空功名比  
之浮雲富貴等於脫屣惟是芟製初返蘭芽  
未茁恐未必盡遣之懷抱耳夫善必降祥仁  
必有後此天道可信者也天既可信吾復何  
患如作善不必降祥仁人不必有後則天道  
不可信天且難信雖患何為人生于地上寄

也姑謀樂乎昨見寄漢中書念及不佞且稱  
種花蒔竹兼多兒戲天下事究竟與兒戲都  
無分別惟赤子無係戀世人多執著彼為嬰  
兒方且方與之為嬰兒夫與為嬰兒何所不  
快乎不佞受知最深遠席餘芘執籤講幄溫  
筭官僚竊謂才不必濟時期于報主韻不必  
諧世期于守身有心可銘無力可効常恐僕  
官辱命以羞閣下知人之明閣下且何以教  
之臨楮不勝引領

宗伯集

卷五

五

荅于襄山宗伯

魯城壓齊境兩少耿耿相映何時使太史  
奏德星聚耶不肖病甚不能離父母上迫

嚴旨未敢即安於家故於中途拜疏以請俛  
成易毀早發易衰不有高才實行而以少年  
博虛聲階榮進其後必有咎不佞自量審矣  
郡誌借重鴻筆此魯之春秋繼獲麟而作者  
然組綬甫謝鉛槧常操亦是閒人忙事某若  
幸而得請海浮之下冶湖之上高樹萬株脩

竹數畝可以獨遊可與客共之雖復鳥獸亦可同羣文字障緣一切謝絕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不能留混沌未鑿之竅聊復同袴襪不材之用耳瘠土無歲流亡滿眼無當官之責有同室之愛農圃之學亦是本業闢閤閉關士各有志既不能枉尺直尋以取世資便當翔于千仞何但元龍百尺而已敝郡志出浙中薛文學筆粗具體例頗有陳壽求米之譏青魚四十尾已過時不鮮然是故人所寄故當愈於長安五侯鯖耳

候于穀山牟伯

伏承來翰以不肖近四十而弄璋未四十而聽馬以為不肖喜何其詞之工而意之篤也不肖以中才平進非閣下訓迪提携豈其至此第任逾才表秩在齒前心且自知人復誰諒百慎而虞其踈百謙而虞其忌此正可為懼不足喜也他鄉遊子幸得生兒敢謂遽為門戶主第且可以稍寬父母之懷而秋來一

病沉綿四旬古人謂多男子則多憂夫多男  
則何憂惟少乃愁人耳中夜十起還且不寐  
第五君所言故為未盡以天之福數日來始  
有起色矣由前言之當懼不當喜由後言之  
且喜且有懼閣下在遠寧知此苦心否長安  
諸公風生雲擾推魯儒生杜門下楨所不敢  
知閣下從鴻冥鳳隱中瞰左右蝸角足一笑  
也秋色深矣誕辰在邇謹遣下役馳一緘為  
壽華封之祝所急者乃在第三不知近曾有  
宗伯集

卷七

七

佳兆否魯史既就可繼獲麟謏陋之語敢汗  
首簡心事稍定當即操筆成草覓便寄呈耳  
寄曾余二兄

南浦之別黯然不能自制恐淚登車入他席  
得鐘鼓亂之乃稍能遣于懷客都下十七年  
別諸故人如去其鄉抵家乃及如客道路曲  
折已不復記憶人家宅第十更其七親友相  
迎遂多不識面者又游乍還欣慨兩集入門  
孝父母弟妹皆在側滿堂讌笑極驩家君自

抵舍七箸稍增而杯酌無減或醉或不醉而未嘗一日不飲時時媿酒伴少耳一切家事皆不問大而婚嫁小至米鹽瑣屑皆取辦于家母一弟一妹並以兩月內成禮禮皆豐腴而家君不知也親友以為家君逸樂家母憂勤皆世所僅見第其勤不能一日暫釋而樂之極一日不飲則不歡人子互有喜懼耳山城少人事數日便已了稍葺書舍息機習靜漸覺有少佳趣念二兄客京華相隔數里不能共朝夕即間過從亦止兩人相對古之所嘆惟在離羣我則離矣而二兄亦不成羣更可念也送役旋草草寄聲都門厚愛難以書謝惟日三復隰桑之卒章耳

與余雲衢年兄

小价入京仰煩指教弟無他病獨患手指麻木足痛掣痛昨邀崔蘭谿視之以為痰濕已久須急治之戒以專精神省思慮弟方壯年頭顱如許既在文字之官寧得終日無所用



心昨別父母明知非久而悲痛不能自己家  
母憂弟無嗣食不甘寢不安見弟子然北行  
殆欲以淚洗面誠不欲無子有病之兒遠離  
膝下弟不孝已使親食不甘寢不安豈忍更  
絕裾以出也步有遲速只是一途花有早暮  
不過幾日長安衆卉爭欲先春歲之窟室溫  
以火力未及二月爛熳盈枝一開之後生意  
斬絕然則為花計者寧早開而速斃抑遲開  
而又延與丈入仕近二十年曾見有年未強

宗伯集

卷五

九

仕而至官詹者否前輩給假有以六月而還  
朝者否且丈不記到任時物情耶弟已就道  
矣父母不能不離而又不能離子息已是難  
望而又不能不望榮進已過而又將復益之  
福力已折而又復損之如此情悰如此病態  
文試以身處之可復入國門否老師但以出  
京時無恙今日稱病跡似假託人非金石豈  
有情況如此而不病者遠在千里何從吐出  
肺肝望丈請間具道弟苦懷老師當自惻然

耳自弟東歸兩人職業獨累足下足下急欲  
弟至恐未必肯為弟盡力往時代實甫嘉猷  
講朝房皆舍詞不盡勿更以此施之我也事  
成惟子之德不成惟子之怨豈以十八年相  
與便惜一舉足一啓齒之勞乎

候王老師

老師居京邸嘗欲引去言至太師母鞠育顧  
復淚承睫不可止當是時家國兩難上憂

明主下憂壽母未得一日開顏而笑始釋重

宗伯集

卷五

十

負專意奉慈闈曾不能一載而遽罹此大感  
悼心摧骨何可道者顧老師向之歸也 主  
上虛席虛懷待以為政若遂不出若出而無  
所濟世且疑其為臣出矣太師母不能從即  
不能無絕裾之憾以母出而不能以母歸世  
亦且疑其為子乃者綵衣就道在板輿迎養  
之年衮黼言歸在青蒲定策之後忠孝兩盡  
始終兩全則老師完行與太師母完福皆人  
世所稀而老師亦可以無憾已頃詔旨款款

憂老師清弱恐不任毀瘠直若家人父子相  
慰藉此意可念也願老師稍自慰以慰 至  
尊及天下士大夫心謹帛吏致不腆之奠臨  
書惻然不能盡所欲言

寄王老師

自去歲通問訊仰辱還荅勤勤懇懇如在下  
風今忽復一年門生且免喪矣內之不得毀  
菽奉先君外之不得撥琴見夫子日月易邁  
悲慨萬端嗟乎先君歿矣沒而使之如生則

宗伯集

卷之三

十一

有老師雄文在仰惟我師以赤誠結 主知  
以正學弘時務當時遇事未嘗不言言之未  
嘗不剴切婉至至於流涕而 上亦未嘗不  
歛容受之也奉 神斷之主而世必責以焚  
詔補牘之事處燮和之任而世必繩以折檻  
牽裾之義以今日視之何如哉敝邑有沂山  
馬史所稱為東泰山者也武帝時有封禪之  
議以山小不能稱其費然遠而望之實與泰  
山相埒百里之內逶迤而上至山下轉失其

愛極矣夫山中望山此居老師時而論老師  
事者也其在今日思前日則山外望山矣以  
李鄴侯陸宣公之忠讜而當時士流猶有同  
異以今日視之何如哉本朝輔弼忠清大節  
實心憂國事如我師者當復幾人士大夫當  
茂私既去始思茂私耳門生孤植淺識辱我  
師甄收以至今日文非蘇軾而有歐文忠之  
深知才非寇準而有王文正之密薦乃者塵  
緣易盡福力難消逢天之感越在草土幽憂  
宗伯集 卷三十一 十一

以來百病相尋豐腴漸消鬢髮反素不意不  
祥姓字猶在廷議月旦之評既不動心亦不  
洗耳獨念時勢如此身病如此必無報 主  
恩報知己之日也出即一無所濟處尚可以  
自完在山泉清出山泉濁我思古人獲我心  
矣我師徃日勲業如山在山外地彌遼遠勢  
彌高峻門生今日自處如泉在山內雖無沾  
溉亦無點染大鵬之於斥鷃小大則有間矣  
士各有行亦各有適 主恩師誼所不能報

一  
者獨有此心耳因便畧陳所懷諸俟後訊不  
寄陳心谷

閣下孤忠大節表百僚師百世揚伯起陳元  
方其人乎掌銓以來天下引領思治而僅數  
月以去國家清忠不貳心之臣養之數十年  
用之數月去之一旦用甚難去甚易此有識  
者所共嘆息也要之以公道為用舍以直道  
為進退真可稱古大臣矣不佞海濱賤士素

宗伯集

卷五

七

未得奉令承教於左右不知閣下以何賞識  
而謬見推列古人薄感恩重知己不佞即不  
敢為私謝豈獨無知己之感哉惟是童子而  
掩人於朝班在七人之下而蓋其上不待再  
計而知其必敗且業在里中豈忍更違初服  
入畏途顧以四品詞臣蒙百上恩紀子假而  
請病請病而復子假假滿復稱病則跡涉僂  
蹇詞涉煩瀆況以孤危多忌之身而當主  
上恩威不測之日其以加我罪則有詞矣故

復入長安恭 上命盡臣禮而後別圖其私  
竊謂天下事必我自處無毫髮礙綻而後得  
失利鈍一切任之耳悠悠世事寧可究談惟  
有守官守道澹泊寧靜以斷不負名賢知遇  
則所夙夜自矢者願閣下更有以教之

荅趙心堂司寇

承翰教知閣下期望不佞甚厚顧不佞可以  
報國者何事也不佞予假以歸者三矣即弟  
子於嚴師前敢三求假否而不佞乃幸得此

宗伯集

卷之三

四

於明主以及生而與先君訣也未考而賜  
封甫沒而賜卹種種皆在格外不肯欲得一  
當以報如痿人不忘起盲人不忘視誠自知  
時之艱難才之蹇淺然傷 上三以恩放我  
召我而我不至也既陞見從士大夫後見時  
事日亟一日上下日隔一日不勝仰屋竊嘆  
不悔其來而恨其來無所濟報 主者豈必  
相哉假令不佞得一毫補益國家退就田野  
豈敢有恨也今天下嗷嗷朝夕急矣其本原

在 主上於羣臣相疑相厭與之爭勝如不  
克耳譬之藥然無論甘苦攻補入喉即嘔而  
今且拒不使入喉藥且不入何論有効 上  
拒天下士大夫至此故市井之子操牘而入  
貂璫之羣乘輅而出也來教所謂厝火未發  
厚毒大潰忠臣有心誰能不憂天下所由未  
亂者正類 祖宗德澤與夫世議尚清吏治  
未壞而耆碩不二心之臣如閣下者相與維  
持之耳館局後進私淑景行伏辱賜書輒對  
以臆遙思劔舄不任企瞻

宗伯集

卷十一

五

與陳虹岡司農

適見廣東開採李內官全抄代省祭葉本立  
等進銀六百求把總名色或於本等雜職上  
加納職銜已奉 聖旨下貴部題覆在臺下  
自有權衡顧彼以所騙 朝廷之財買朝廷  
之官此端一開效尤必衆就事理輕重貽害  
深淺較之必不得已寧量與武職名色勿與  
雜職上加納也蓋雜職上加納典史之上必

係縣丞至簿既與職銜則便為本地鄰近職  
官以本地之官虐本地之民於勢更便將來  
地方佐貳不稱其意者必將參論趕逐而以  
此輩代之今日以雜職加職銜異日將以帶  
銜易見任矣武官開採民所習見雖假中錯  
之勢然於地方仍是客官耳若文官之路一  
開彼既可以六百金買縣佐將來以一二千  
金買府佐則何以拒之今日之事隱然於權  
利之中有鬻爵之意總非佳事而予之武官  
為害淺予之文官為害深凡事慎於謀始將  
采各錯援例以請者自今日始矣事關民生  
吏治偶有一得之愚敢以聞于左右惟臺下  
審計之

荅楊楚亭年兄

使者紆道至海上接手書問足下動定語次  
及之蘭谿吊敬承事不覺潛潛承睫沒者已  
矣存者何時當聚首耶足下何罪而置之  
僚又何罪而遲其內轉開之已擢司成且歸



矣不歸已為卿貳而足下猶連蹇外藩豈事  
理之平哉詞林故事龍頭偕前科之半外轉  
讓後科之半龍頭盡讓前科自戊辰始也外  
轉仍盡在次科之前亦自戊辰始也今即不  
得比戊辰例庚辰已盡癸未已半為司成以  
上官而足下尚叅知行省何哉然有可解者  
足下方自田間起耳秋冬間當事或將有處  
也弟已無用世意往在京華日思丘壑時時  
與足下書中言之上不能以遇巷結 明主

宗伯集

卷之五

七

內不敢以枉道通中官外不能低首摧顏記  
蚍蜉之援下不能舍華隱耀消蠻觸之忌徒  
以孤睽之跡獵虛聲取大官動而得名忌亦  
隨至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固其理也即以請  
急歸歸已晚矣離閔以來萬念俱盡中間情  
苦未能殫陳去歲取堂弟之子為子今歲三  
月復自生子又連得兩女最小者荆人出也  
荆人出萬死得一生二十年中飾巾待盡豈  
復知活至今日不自意復見兒子又自生女

老母數年攢眉近始一開口笑耳弟愁病已  
久苦盡回甘差可自比於人此外更不復置  
念矣來諭元冲云云弟在京日相與實未嘗  
聞吾丈安所受此語若稱為傲有無不可知  
若云東之高閣語意與傲不相涉也丈即有  
所聞不必遽形詞色何況筆札從來仕路相  
與斷無因講說責望而能全交之理徒使淺  
惡益深小嫌成大耳近世大臣往往因言語  
小嫌相爭相防漸成猜忌又各以招其門人

宗伯集

卷五

六

鄉曲互相擠排自處於原被曲直之間而待  
堂上人之聽斷亡論遠而牛李近而徐高即  
如寧陵秀水姑置其是非曲直然初所爭細  
耳因兩公而上章疏幾何因兩公而禁錮朝  
賢幾何國是幾淆 主心亦厭向使二公有  
一人降心平氣寂然不應則彼一人者亦將  
興闢意淡久當自止即使不止受其所中亦  
不過罷官止耳官寧有不罷時耶人生地上  
寄耳毀譽得失寄中之寄譬之大海因風成

波因兩成泡風雨定有息時波泡竟在何處  
凡人相與一說破則不可復合弟之心尚冀  
將來誠意或可感通復完舊好耳丈夫異日會  
世用伯植當其悉之每過此等事輒思敬承  
天乎何奪吾敬承之速耶真文寄贖吾三人  
者猶恐足然也折其一而足下猶浮沉行首  
多第少與弟已必策高蹈不復與世相關每  
念疇昔歡笑一一皆為悲記耳

寄黃慎軒宮論

宗伯集

卷三

七

不佞向以請急歸受明主恩予制詞而閣  
下以國工代天藻起九原而光千秋先君雖  
死猶不死而不佞亦藉少暄終天以無死永  
念明德惟深忘之跼伏空山幾不知甲子乃  
亡論朝報都聞丈西歸北上之耗然即使  
聞之亦不敢數通京國書而文遠貽夢詭惠  
顧舊好乃始敢以尺牘相復凡文所明望皆  
非山中所敢知山中所知以湖以世雲  
山以南事耳吟湖一曲萬竹環之山復環之

河又環之荒圃在焉去家遠稍難日涉遂復  
營之近郊平地有泉數百即其地建一藏之  
宮以居名曰小治治湖以與小治以敬百里  
內外一覽可盡折芟燔枯足以自老自免喪  
以來得一子兩女子庶幾藉手奉老母膝下  
歡也士各有行文不必效友人自逸 聖功  
始自蒙養 主知起于巷遇天上故人為羽  
翼而俾稷下野人為黃綺則兩得矣又疎筆  
扎荅諭不詳惟閣下原亮

宗伯集

卷五

三

荅黃官諭

來教感慨時事真可隕涕吾儕藿食何知國  
謀所稱譚諫誣詐巧端無窮即不知何損自  
古風俗人心必先有所向而謂以天下全才  
趨之二十年前蓋嘗用之為法已復用之為  
容已復用之為名而不意江河之變至如來  
教所云也夫以天下全力趨之則焉不至矣  
採山告蠶之令遂遍天壤虎而嘯鼠而社以  
蠶食天下而首發難于敝邑民既告齊山亦

屢空前代貂璫之禍始于官因以及民今日  
之事始于民囚以及官長此安極獨冀望  
高皇帝神靈啓聖主心身用于無用而後為  
于可為此實至言顧僕何人而又以此期之  
僕真無用耳非能用無用也少時喜為詩未  
成而棄之向與文促膝有所揚扝今亦不記  
作何語大畧有詞人語有英雄人語唐諸家  
皆詞人也少陵則英雄人語矣今日詩多學  
人非詞人文與石浦獨具法眼僕宦意文情  
一時都盡然不敢謂不識詩殆王元美所謂  
目中有筆腕中有鬼者耶六休敝門人也小  
脩向曾讀其詩咄咄火攻伯仁矣頗為寄語  
各以近作書扇見寄為荷

荅依玉陽少宰

某之不奉顏色八年於茲矣北雍振鐸多士  
彈冠不佞亦庶幾面聆提訓以慰契闊而復  
聞留銓之命瞻望崇階漸逼揆路遲思良晤  
復彌歲時且以喜慰且以悵惆遠勞芳訊具

悉記存歆屬來佻布陳謝款黃扉虛席時事  
多艱特召非遙為時自愛承諭今日之事不  
宜過激恐君臣爭勝其後愈難收拾至我言  
乎漢唐宋之季未有不由此者也上與下相  
激內與外相激士大夫又自相激事鮮降心  
朝多變色人臣如此何以禁切至上哉然事  
所從起寔始于抑僥倖杜請托比來進退頗  
合公論而稍傷于驟施行少次第無所欲去  
者既奪之以大利而復被之以大不肖之名

則誰復能堪之者大畧故太宰假為公而謫  
為正君子既指其為假為謫而中貴人復恨  
其為公為正彼見近日所用皆士論所與故  
士論所與者偏不登用儻亦事勢之流相激  
使然乎或戒其子慎無為好夫好非不可為  
而有意為好則不可耳王年伯當事一切請  
謁盡罷之中貴人大恚所以齟齬之者故萬  
狀不言則尸素一言即為激不去則輕侮一  
去即為激要以合則留不合則去自是古大

臣風槩也閣部以中貴喜不喜為去留中貴以屬託行不行為喜怒蓋天下之事有必壞而無策者三以款制虜終必敗敗則不可為今舍款則無策以堤制河終必敗敗則不可為今舍堤則無策以屬託制中貴終必敗敗則不可為今舍屬託則無策事至今日大難措手非高賢大良不能鎮非至公血誠不能安則微閣下孰望乎不肖日以望台馭之未也內憂如此外患又未必可量千條萬端難以書悉聊以復來諭所及耳

宗伯集

卷五

五

宗伯集卷之七十二

北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荅蕭漢冲司成

吾文以紉蘭之姿抱當門之忌竟為脩郤所  
中鴻冥龍臥而網羅尚設亦甚矣世之為議  
也第以今日上下否隔杜政亟行謁帝既難  
憂天頗劇與其為析足之鼎無寧為衛足之  
葵矧太翁年踰釣璜公子才稱抱玉丈即散

宗伯集

卷七十二

一

髮扁舟為五湖長亦自宇宙完人况浮議易  
消公平具在暨淹漢渚終作商霖恐不免投  
謝安之鼻勿遽謂洗爵由之耳也從龍遠來  
具聞動定舟泊水次宅枕山岡辟疆之園常  
開廷尉之羅未設坐有問竒之客庭設景范  
之倉恨不臥遊第有神徃耳弟姿類蒲輕身  
同樗病比得稚子粗慰慈闈若既有子而求  
官是謂得隴而望蜀儻藉口捧檄恣心絕裾  
人且謂何心寧自熱時事大異宜付高賢來



諭所期未敢聞命為報知已遠隔天涯瞻望  
停雲永懷舊雨心目俱盡筆札難宣

荅葉龍潭制府

夫天下事口易而身難臺下功彰萬里名震  
四夷固已獨肩其鉅而不佞審正于夕議明  
于暗雖俛得之非其質矣乃亟辱莠莠之擇  
獎詡過情皆非不佞所能堪處讀露章具悉  
苦心遠畧至云上令而致下噪而奪揣事慮  
變處置當機非真正英雄不能語曰有非常  
之人而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原黎民懼焉  
斯言信矣禦倭之議積日而無一成臺下數

宗伯集

卷五

二

年而欲收之一且業已有成功矣倭發之一  
且而臺下熟計之二十餘年用臺下囊底餘  
策足以收廓清之效而臺下無能多其身以  
分東顧憂蓋不佞之策在采芑之卒章矣薄  
戍殲猶荆蠻未威是功成于西而威伸于東  
祀人過計竊謂海氛之起也不憂其張而

憂其伏不憂其急而憂其緩不憂其近而憂其遠何者近有備遠無備也今天下所恃南則水兵北則邊兵若淮揚齊魯間既無水兵又無邊兵卒而出不意得海上一二城為根本彼據之如彼之據平壤而我攻之如我之攻寧夏南北之兵既不能盡撤以來即撤以來彼為主而我為客彼遊食自如我處處城守南北隔絕則天下大擾矣今有人於此上有手下有足未事而上下拒擾營救或從旁而擊其腰腎之間則立中要害矣出師遠討自是必然之策非救高麗爭高麗也我出師則高麗為我用不出師則折而入于倭必為倭用第師之出也盖有三策攻城則必敗野戰則勝負未可知計莫如連營稍前固壘而守與之相持以不戰屈之盖我之出師當如漢人保西域以制匈奴而我之決策當如楚漢相距于滎陽成臯以待其斃我第與倭無勝無負高麗必為我不為彼未破者既自堅

而已破者亦生變然猶我所以全力制之彼以孤軍久駐處處為敵勢將自走據目前事勢如此若夫臨事多變頃刻異形則未敢喻度懸料耳

荅葉龍潭中丞

門下雄才大畧鬱為時棟塞事視所急則以門下往門下所居而重屹若長城每讀門下封事詞嚴義正真有滅此朝食之氣天地為震怒烈士為飲血鉛槧之士亦奮然有封狼

宗伯集

卷之五

四

居胥之想即執鞭所忻慕矣向者復所再四致雅意若將委節鉞之重而以下交德意甚盛頃復寵以長箋况以隆禮勤勤懇懇虛懷而咨籌策丈夫相與意氣誠乎臭味誠合即千載旦暮千里几席豈必難哉不佞誠無以佐未議然竊外前慮情內計兵力款固未能盡罷也蓋既款之後未款之前其勢異今有人於此餒而後食不憚此有下氣為可憐之色其於

而從旁奪之則攘臂盛怒而起何者彼前急于求其所無而後忿于奪其所有也今虜衣食我中國久舊日邊臣所以媚之者無所不至一旦盡罷九塞之市盡奪其衣食之資聚數百萬餓豺狼于境上而我所為備者蔑如也我無所不備而力分彼有所必爭而黨合戰不可勝勝不可必此於計不完然在今日不罷積之數十年而遂不能罷事至於不罷不可欲罷不能其憂始大矣故其要在以必罷款之心而行之以漸在我者不必論虜順逆而在虜者則隨其順逆而姑漫應之語曰因事制宜以敵為師虜犯一鎮罷一鎮之市犯一邊罷一邊之市虜所不犯我姑與之彼且為陰陽我亦陰陽而用之譬之大寒之後衣難盡減大饑之後食難驟飽事有機而處事有漸市以漸革兵以漸練久之而後可盡議罷也蓋自漢唐以來未嘗恃和未嘗不和正不必諱和而為款顧其所為用和者異耳

款既不能盡罷則莫若以不和之心而行和之事夫漢文帝時無歲不議和亦無歲不犯塞而匈奴終不能有加于漢宋自澶淵定約之後四十餘年不被兵一開隙而遂不支者虜固宜和不宜久也故善和者嘗以不和制之我能制虜何辭于和我不能制虜何取于款且稱臣臣何足為我榮者彼當其得利即稱臣不辭也而當其爭利即叛又叛君不辭也臣書稱得好言不足喜惡言不

足怒直以禽獸畜之而我但借聽于一二通事之口遂謂真臣伏我矣此如公冶長介葛盧辨鳥獸語而以語人即有非是誰知之者盖天下之患常在居間者操其輕重鄉與市不通而駟僮居其間官與民不通而吏胥居其間華與夷不通而通事居其間君與臣不通而左右居其間譬如鼎鑊在水火之間終于水火求竭而鼎鑊不為損則其患不獨在邊事而已今以窮邊僻壤皆得通于大內

錢神而得所欲在陝什二宣雲什五薊遼  
什之八矣挾內以求閭閻以求部請寄不  
行而危法中之近日之銓部是已故其人在  
外之外而其根抵在內之內內外交通相與  
為市罷虜之市易而罷內之市難門下且何  
以策之辱承清問遂媿媿無所不談近于交  
淺言深要於門下知則深矣

荅邢崑田中丞

臺下起自田間受兵戎之寄三鎮事皆荒于

宗伯集

卷之三

七

制府制府以為叅籌策佐戎昭者惟陽和憲  
使名雖憲使實不減一中丞行且真拜中丞  
矣不佞不敢以世講至戚私有彈冠之喜喜  
國家得鎖鑰之臣耳今甘肅洮隴之間蕭然  
苦虜矣邊臣上疏請戰以示武于衆廷臣紛  
然建議欲興問罪之師以不練之將御不教  
之兵持枵腹操銳械用百戰百不勝之術以  
與虜爭一旦之命此皆是不涉邊地而欲空  
喝高步以自矜厲者也當議貢市時以為得

三五年無事我可以有備今已廿年矣所為  
備者安在假令河西諸鎮有備可恃有威可  
振虜宜不敢桀驁至此即桀驁亦或有以制  
之而今直為此凜凜也河西恐終未能絕虜  
即河西絕宣大貢市未宜與虜隙也匹夫之  
鬪旁解者亦且剛且柔以為權豈有以一枝  
之變遽聲各部落之罪以一鎮之急遽罷各  
邊鎮之貢者哉大抵今日之事不可有必戰  
之事不可無必戰之心要在緩靡之而急修  
備令異日足為扞蔽耳宣大幸無事然惟無  
事乃可為備若有事則用之非備之矣今之  
任事既非始議之人後之當難又非今任事  
之人日復一日天下事誰當任者門下官河  
西久今又執憲塞上諸虜情形九邊緩急知  
有必然之畫某雖書生願一聞之以壯心臆

荅邢崑田中丞

承諭知諸夷帖帖奉約束盖由處置得宜能

服其心伐其謀耳三雲重地方將厲兵坐甲  
以待驕虜而三月無糧三軍枵腹兼之宗祿  
不給儲待空虛門下慮在蕭牆誠是也國家  
給邊無慮數十萬一旦空缺至此而說者爭  
言開礦以濟困乏即如五臺歲議礦稅一千  
二百金此何濟于緩急而舉數百里關山使  
奸人聚黨發掘其間遠近聞之釋南畝而營  
利窟非完計也利大則必爭黨聚則易亂異  
日者大奸據之貪吏激之朝廷闡而厚求

宗伯集

卷五

九

之中貴人慕而求使焉恐今之利源乃為禍  
始耳自古未聞開礦富國者若使可行何待  
今日河南嵩縣開而復止豈無故也此由南  
人賭利不賭害而北人輕聽之聽其利而不  
能不虞害則以委之邊臣異日有害則邊臣  
任之耳夫足用者開利孔不如塞弊竇顧門  
下熟計之

寄邢經畧

特膺節鉞速討荒夷受命九重之上伸威



萬里之外丈夫宣力策勳此一時也甚休甚感以兩省全力討叛夷有遲速而無成敗往時用兵於西南夷未嘗不克但有不必勦而未有不克勦者叛酋之罪深矣此天之所以資幕府也或以為彼世守其地得士死力彼誠得士民心何至舉數千百人聯章訟之此其黨已携矣叢爾土酋其與幾何備多則力困一不備而我乘之法輕人不為用法重即人人自危矣我第以厚蓄兵力明懸賞罰而無輕入以與之爭一旦之命非又事必有變千條萬端不過多方以誤之耳

荅邢崑田經畧

伏承翰札具悉行師次第真如聚米而談虜在目中矣大畧今日之事兩言而決耳前殺土人宜用土官法後殺漢人當用漢法前日招之來則來責以勘則勘有何逆謀遽至議勦及至抗非王師殺人數百乃欲臨勦一勘苟且了事彼弱則誅彼強則宥罪小則誅罪

大則宥不但土夷羊犬益增驕悍亦恐草澤英雄以此窺人此則紀綱為重榮費皆勿論矣勘勦原是兩事然非勦不足決勘之機非勘不足完勦之局彼坐恃險阻未必死出勘即恐誘執而死守則生勘則死何苦而就死若見我有必勦之形彼有必敗之勢形勢已見支黨相疑出勘即禍輕待勦即禍重開以大信理可受降所謂以勦決勘之機者也崎嶇難以驟攻久持亦苦難繼近時馭夷者以戰始以款終討賊者以勦始以撫終多由事勢不得不爾彼既知非勘不足以退師我亦謂非勘不足以存體如文成之虜蘇受受其生降薄示處分受降以順土官之情薄處以明中國之法所謂以勘完勦之局者也惟號令肅則其氣奪處置當則其心服震以雷霆之威諭以丹青之信土司自當效用黨與自當離心殺馮愔者即黃防誅劉稹者即郭誼首不出勘內變作矣決機忌遲用間忌早自

古遊說離間二法皆借外之兵勢為之兵力  
大集成敗已形我外勢強彼內勢急然後說  
之可下間之可離自守之虜道里險遠正須  
以久制之立意在久乃可以速若求速則有  
利鈍成敗不萬全矣伐謀為上浪戰為下此  
意當先說明直以身任破賊則朝廷之上議  
論自省往時經畧諸公所以多議者正苦金  
城方畧未明悉耳設兩贊畫未為失策可以  
合而共謀可以分而集事可以督察地方官  
為耳目地方官不相宜者可即以其人奏伐  
之安見其非計而言者指為敝規乎大疏入  
京士夫見諭賊之檄皆以為必可成功不佞  
第執簡以書戡定之烈耳使旋草草布復方  
在師中不敢及寒溫語

與邢崑田制府

恭喜榮踐樞斗光奉簡書推轂受脰朝廷掃  
境內而屬之內而六師外而屬國無不寄命  
於掌握此丈夫遇主之極榮而策勲之奇

邁也伏誦詔旨倚任極專鄭宋二公之廷遣  
何足比擬大疏經畫兵餉具有次第何必決  
機兩陣只如此任人如此任事必能迅掃海  
氛又安夏裔頃見部覆五月一報疏仍是討  
西夏之舊稿耳魏制府失著正坐此在彼為  
傳報之報在朝廷則制府之報所報既多先  
後抵牾以矛陷盾議論風生大疏首革此弊  
最為得策主將外有機宜內憂議論虛信既  
少浮議自消內外兩敵此足弭其一矣至於  
彼中事宜豈能懸料但自有倭事以來並未  
得一的確消息所傳皆聲外之聲影外之影  
而朝廷從聲影起議論用口語為籌策譬如  
病人不診脉息不望顏色臆度病瘳傳會古  
方豈有取效之理閣下當事磊磊落落說盡  
前人張皇拘攣二病倭奴真情真形計已了  
然當機應變必能辦賊無疑也默菴兄奇識  
奇氣東人無敢厲行者偶見其文甚為驚歎  
元則未必冠可期也敢預以賀

寄邢司馬

比見六師奏凱迅掃鯨波此社稷功也屬國  
無復兵革之憂中原無復轉輸之苦勲隆中  
外威振華夷丹青所畫紀傳所載何以尚茲  
淮西之功惟晉公與憲宗同心耳今日之事  
頗類之儻如老師費財之說何由克捷大事  
既定則我之慮事當益慎而居功當益謙一  
倭不留即是無前之績正不在首虜多寡嚴  
諭諸將勿濫勿爭從公從實無令人得有纖  
細指議以全盛美至於天下備倭兵餉一槩  
加於地畝稍俟撤兵之後明白陳奏盡照原  
額蓋有事則增無事則減異日復有事不妨  
另議若聽地方官挪移別用有增無減而奸  
吏反得借之以實其橐使百姓困窮無已時  
則非吊民之旨矣此事撫按言之未必聽而  
在閣下言之必聽不但仁人之功垂于千秋  
抑且仁人之言禍及四海幸惟留意

寄邢制府

閣下於張元老故相厚善人都來微聞兩懷不能無介介也詢之不得其故竊臆之得無有居水火之間而使之爭者耶數年以來大臣小臣相爭而久之大臣與大臣爭大臣與大臣爭而國受其敝以意見分爾我以爾我成恩怨以恩怨造言語以言語入風聞勝則偏敗敗則兩傷以至今日主上不信羣臣激成隔絕之勢大賢在位不能匡救忍更相左以重其疑耶凡始以言相告者或見影響

或聽傳聞即使溢美溢惡猶是無心及見我有所疑稍形詞色觀望者乘是而進其說當其所喜無敢以惡語至當其所惡無敢以善語至聽聞既多而我之初心亦遂不能自保不知觀望者乃見我之詞色而我之詞色乃始于人之聽聞耳語曰寄錢苦少寄言苦多近有一種風尚專好傳會簸弄使人自鬪而已反居淨地觀成敗又或別有讎讐而轉嫁之他人使人代我報復其深言軟語使人信

其愛我而不復疑如古人所謂以秦攻齊以  
齊攻秦者兩人皆受居間之害轉疑轉鬪轉  
鬪轉疑始終不能自明久之亦遂各持勝氣  
不肯自明也今日之事得無類是者乎若各  
平其心堅塞兩耳以靜觀好惡愛憎之所自  
起人我恩怨久當自平凡言之來也疑以為  
階愚謂人臣之義寧相爭勿相疑爭或為國  
或為身若疑則未有不出于自為者也朝廷  
之上外愈相疑則內操之愈重下愈相構則  
上疑之轉深古人嘗謂當於有過中求無過  
不可於無過中求有過愚謂當於有心中求  
無心不可於無心中求有心若人人皆操寧  
人負我無我負人之心即天下事少一半矣  
夫鼠鬪于穴穴不為敵而龍戰于野則野之  
左右皆受傷語有之二賢若穆則國之休不  
肖之為是語亦以為國計非但自為大臣計  
也未知高明以為然否

宗伯集

卷五

去

荅宣府巡撫王懷棟

今邊事春春動矣士大夫抵掌談者未有不  
言罷款者也而愚以為罷關中四鎮易罷宣  
大兩鎮難罷雲中易罷上谷難彼名王直上  
谷塞者原未有隙何名而罷之然陝右之款  
罷即宣大亦終不可久彼將款于東而掠于  
西我以金繒東撫虜而以甲兵西修戰是虜  
再得而我再費也且以理言則前歲當罷今  
歲不宜罷以勢言則異日當罷今日不宜罷  
以彼前歲之橫也我閉關而絕之其義正其  
氣奮今既用經畧以好語約之東歸彼業已  
奉約我却罷款而循師如兩人相爭力不敵  
則求其少息彼既已坐我却攘臂而起則曲  
直安在乎賄虜之禍緩而深激虜之禍大而  
速若不賄不激緩廢之而急修備卒乘輯睦  
將吏兢勸以任隙之自起而待機之可乘則  
尚以俟異日而目前未可輕動也今天下所  
患者武夫言款文士言戰當事言款旁觀言  
戰近虜則言款遠虜則言戰大畧令其言成



一議論齒牙間得利而已虜來則無以戰去則又忘戰急則且以款縻之緩則以款自縻丈親師塞上經行數鎮人情邊事畧可觀矣其赤心為國家計久遠者幾何哉天子憫然西顧特簡丈而畀之節鉞我同年中開府自丈始夫才可為志欲必為而無粉飾脂韋慙者弟所見惟丈耳厝注宜安靜規畫宜長久我為之而我必收其效即我不收其效而以遺後之人卒亦與我何異也督撫或三歲而遷近者二歲耳以二三歲而肯為國家千百年計非丈吾無所望之矣勉樹勛猷以光同志諸離索寒暄之語固不足為丈道也

文獻 荅王懷棘中丞

屢承手教具悉邊臣苦心向來邊事頗類弄丸使人屬目全在運用宛轉一住手則丸墜矣至於實心實事不事粉飾則反指為瑕瑜譬之宮牆用磚用石方可久而不能無小破缺惟用灰一塗觀者反無隙可指然外飾太

威內必不堅此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况丈  
有識有力弟所傾服但願自保始終不差一  
着毀譽飛語則堅塞兩耳無聽耳詞林冷局  
不宜以薪水之費累况丈懸魚之節辱貶賜  
又不敢不拜願後勿復為煩一切交游已多  
謝却一餽一否一受一否人將以為詞耳如  
何如何大計紛紜幾無完璧惟丈則無一人  
敢置異說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舍親王霽宇感况丈特達之知不啻鮑叔即

宗伯集

卷十二

九

弟亦且欣荷附凶道謝諸未具悉

寄李霖寰制府

播事更數年撫勦迄無成效 天子舉西南  
半天下屬之幕府臺下起田間仗鉞剽賊而  
登壇即山河震搖風雲變色矣播酋特 天  
日殺生靈以一州之地抗王師真與螳臂爭  
異以尉陀之才據有南海陸賈折之使其  
伏但云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閩越相攻  
第遣戈船下瀨二軍出會稽境上而餘善之

首已懸于轅門矣故曰以夷攻夷中國之形  
何況么麼小醜渺然在方域之中譬之蚤虱  
之處豚蹄蟻螻之在盎甑耳以 聖主之威  
靈幕府之籌策外之兵形既合內之惡黨將  
離大號一領自相魚肉倒戈剽刃寧須崇朝  
戡定之勲事將唾手伏讀封事虜在目中矣  
不佞草土餘生豈更有用世之想惟是疇昔  
之歸 主恩深厚寧有 上以三假予臣子  
而再召之不至者論情論理不容不出第出  
而一無所濟更成負國今且何以自效願臺  
下之發吾覆也速承翰札期望過殷非所敢  
聞草勒布謝臨書神往

荅張念碧撫臺

不孝歸三日而先君弃不孝孤也先君倜儻  
諒直精神奕奕豈其年不及者指使而遽無  
祿即世惟不孝積讐累咎以及於此也先君  
沒之日猶與客談笑如平時病且革呼兩孤  
而誨以立身涉世數語一無悲惋一無繫戀

若將有信宿之行者嗚呼先君於生死之際可謂了然矣獨恨不肖別以經年見以三日三日之後永無見期傷哉不孝何所怙而自存乎臺下惠念舊好使使者吊喪又以主上寵禮俯相勸慰親恩罔極主恩亦罔極而為臣為子毫無報荅三誦來緘適足增其罪戾增其割裂耳頃者道出貴邑邑人問安否者趾相錯於旅人之館歸而為先君言之先君尚問河流遷徙士庶家興敗苦樂不孝具述其槩先君為之三嘆使者來致書歸賻不孝哭而致諸几前曰此吾東土公祖加禮於士大夫者也雲霄故人加禮於舊邑大夫者也而先君寂然不復聞矣無父之孤每見父執友故舊未嘗不為刺心讀臺下書猶之見臺下也顧安得先君復起侍左右如平生歡乎謹西向稽首以謝臨書第有泣血



